



星座传记丛书

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



塞万提斯传

【德】弗蓝克 著

叶芳来

叶晓枫 译

李豫青



海燕出版社
The Petrel Publishing House



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

(1547-1616)

ISBN 7-5350-2953-1



9 787535 029539 >

ISBN 7-5350-2953-1/K · 61

定价：20.00 元

星座传记丛书

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

塞万提斯传

【德】弗蓝克 著

叶芳来

叶晓枫 译

李豫青



海燕出版社

The Petrel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塞万提斯传 / (德) 弗蓝克著; 叶芳来, 叶晓枫,
李豫青译. — 郑州: 海燕出版社, 2006. 3

(星座传记丛书 / 于友先主编)

ISBN 7-5350-2953-1

I. 塞… II. 弗… III. ①叶…②叶…③李… IV. 塞
万提斯, M. D. (1547-1616) 传记 V. K835.51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09878 号

海燕出版社出版

(河南省郑州市经七路 21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 话 (0371) 65724903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海燕出版社发行 河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 × 1092 1/16 15.5 印张 字数 230 千字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000 册 定价: 20.00 元

主 编：于友先

副主编：侯焕阁 耿占春

星座传记丛书

《列维坦传》

《哥伦布传》

◆ 《塞万提斯传》

《瓦格纳传》

《巴赫传》

《莫扎特传》

《安徒生传》

《列夫·托尔斯泰传》

《陀思妥耶夫斯基传》

《门捷列夫传》

《贞德传》

《罗蒙诺索夫传》

《我的父亲列夫·托尔斯泰》

《达·芬奇传》

《列宾传》

《不朽的杰斐逊》

《契诃夫传》

《司汤达自传》

《贝多芬传》

《爱因斯坦传》

策划编辑: 刘建生 余翰华

版式设计: 胡颖君

封面设计: 无 非

美术插图: 冯 波

责任编辑: 程 英 李冰晨

美术编辑: 彭宏宇

责任校对: 崔 阳

责任制作: 李晓莉



▶ 目录

第一部

- 觐见/3
- 西班牙语教师/15
- 最尊敬的、亲爱的父母亲……/24
- 威尼斯女人/30
- 惊颤/42
- 海军大检阅/49
- 勒班陀/57
- 在“黑帽子”旅店里/65
- “EL SOL”/78
- 死去的国王们/83
- 达利-马米/89
- 阿尔及尔城/97
- 奴隶唐·米盖尔/104
- 三个叛徒/113
- 回到祖国/131

第 二 部

- 第一个晚上/139
UNICA CORTE/143
戏剧/149
喘息/156
“喜剧爱好者憩息地”/162
安娜·弗兰卡/168
十字路口/177
曼恰的一个村庄/182
军需官/195
检验血统/206
2 557 029 马拉季维斯/216
罕见的监狱/223
埃斯科里亚尔/231
骑士/237
附 塞万提斯生平创作年表/243



第 一 部

▶ 觐 见

马德里没有四轮轿车,使节红衣主教不得不骑马骡去参加觐见。人们给他弄来了一匹白色马骡,红衣主教像女人一样侧身坐着,闪闪发光的法衣的长后襟垂落下来。他那紫红色平底浅盆式帽子沐浴在冰冷的细雨中。圣彼得大教堂神甫法比奥·福马加利老人牵着他的马骡子辔头,引着骡子前进。后面和两旁是他的随从人员——三个低级神职人员和众多仆从——在泥泞的道路上蹒跚而行,他们都不时忧愁地看一看直到小腿肚以上都被泥浆弄得污秽不堪的自己的长袜子。至圣的贵宾们学着乡下女人的样子,用双手高高提起下襟,心里则想着罗马马路的漂亮和方便。

他们被派到了一个奇特的首都。这位国王竟把自己的宫殿选在一个普通的像市场一般的小地方。这里居住着的基督教徒未必有 15000 名。几乎所有的房子都是粘土构筑的平房,矮得连骑在骡子上的红衣主教都可以毫不费力地用手摸着房檐。但是,这是半个世界的都城,西班牙就是

从这个泥泞的偏僻地方来管理勃艮第^①、洛林^②、布拉班特^③、佛兰德^④和海外神话般的黄金之国的。西班牙驻那不勒斯、西西里岛、米兰的总督就是从这里获得训谕的。只有三种势力还在艰难地与立国于此的统治者相抗衡,这就是法兰西王国、威尼斯共和国和教皇国。任何地方,无论衣着和习俗,大多数都是西班牙式的;全世界的时尚都源于西班牙。

在多雨的11月的这一天,稀少的行人对穿着红衣主教法衣的骑者俯首于地。但是,他们抬眼一望,却困惑地犹豫起来。骑骡子者是一个年轻人。在紫红色帽檐下面,露出一张狭长、苍白、病态的脸。

红衣主教朱利奥·阿夸维瓦22岁。教皇是因王储唐·卡洛斯^⑤之死而派他来充当至圣的吊唁使者的:这是一项奇特的使命,因为谁都知道,父亲曾参与儿子被害的事件。

从罗马前往马德里的代表团,在路上走了几乎一个月。他们经历了大海的颠簸和到处可遇的柏柏尔人的海盗船。教廷的贵宾们靠岸时已是半死不活的了。他们被安排在毫无舒适和方便条件可言的地方住下。使节红衣主教坐在马德里罗马教皇使节官邸潮湿、坚硬的床铺上,不时地咳嗽着,度过着一个又一个的不眠之夜。

在长时间的、令人疲惫不堪的航行中,他到达彼岸的忧郁的思想就更加厉害了,因为现在他还要去吊唁王后的亡灵。美丽温顺的法国的伊莎贝拉只不过25岁。在葡萄牙的玛丽亚和英国的玛丽亚之后,这是腓力的夫人床榻上的第三位亡人。他的手所触摸过的一切,都注定了是要凋谢和灭亡的。

因此,前来此地的借口是很多的。之所以要有借口,是因为此行另有隐秘的、真实的目的。在最忠于基督教的国王——信仰之盾、惩罚异教徒

① 法国历史省份,在塞纳河流域。——译者。

② 法国东部历史省份,在摩泽尔河流域。——译者。

③ 中世纪的大公国。后来一部分属尼德兰,一部分属比利时。——译者。

④ 中世纪的伯国,后成为旧尼德兰的17省之一;中世纪欧洲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后大部分划归比利时,一小部分并入法国和荷兰。——译者。

⑤ 西班牙王储。与其父腓力二世不睦,死在狱中。——译者。

之剑——和梵蒂冈之间充满着纷争。查理五世^①的儿子的骨灰是存放在上帝和纯正的教义之前，而绝不是存放在教皇之前。“对西班牙来说，是没有教皇的”，他的议院主席在公开的会议上声称。22岁病弱的使者是带着特别重大的任务而来的。

罗马教皇的常驻使节毫无所获。他极少受到接见，总是让他采取“书面交往方式”。腓力国王喜欢书面交往方式。他不声不响地、坚持不懈地沉浸在文件堆里。他极少开口讲话，却十分喜爱并善于文字表达。祈祷和批文——这就是他的生活。

教皇希望他的吊唁使节能够得到他的官员得不到的东西。在悲痛的时刻，青年人来到国王面前，也许能找到通向国王沉重心灵的路径。阿夸维瓦在罗马是受人爱戴的。头戴三位一体花环的天主教多明我会修士、铁石心肠的老人庇护本人是爱他的。或许，腓力也会喜欢他的。

常驻罗马教皇使节伤心极了。起初，他把这位病人安置在没有任何舒适和方便条件可言的自己家里。没有人关心病人的健康，也根本不管他的随行人员的饮食。

最后，大教堂神甫福马加利大吵了一场。他是一位来自罗马涅^②的白须农民，他身材匀称、体格强壮，更像一个士兵，而不太像一个神甫。他从少年时起，就已习惯于和顺地给阿夸维瓦家族做事。他也热爱这个职位显赫的、温和的、虔诚的年轻人。他和房主进行了一次短暂的，但绝非尊敬的谈话。此后，一切就顺利了。

但是，在罗马教皇使节发觉老是让他这位不受欢迎的房客无聊地待着时，他也就很快地不再伤心了。他在此已经住三个礼拜了。对恭敬地提出何时安排志哀觐见一事，起初就毫无回音，过了好几天，国家办公厅才提出用书面形式表示慰唁的建议。用书面形式——这是通常使用的一个词语，但是，对历经如此之大的艰难险阻，漂洋过海、长途跋涉整整一个

① 查理五世(1500—1558)1519—1556年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516—1556年为西班牙国王，称查理一世。——译者。

② 意大利西北部的历史地区，16—18世纪时主要属于教皇国。——译者。

月的一位教廷公爵来说,这几乎就是一种侮辱。但是,也毫无别的办法,只能再次提出请求。他毕竟不能返回罗马,告知彼得^①的全权代理人:你的信使连屋子也没有进。最后,当通道被开恩打开以后,平衡却可悲地被破坏了。而其目的也正在于此。

他们来到了国王的城堡。但教会一行人却找不到入口。有棱有角、又高又大、像阿利卡扎尔要塞一样的城堡周围被森林所环绕。工人们冒雨敲打着钉锤。腓力的宫殿总监总是说就要盖完了。

他们围绕着整个有雉堞的庞然大物走了一圈。在后大门处,使节从他的马骡上爬了下来。入口处有持矛的警卫看守,他们戴着巨大的帽子,穿着黄色的无袖上衣和黄红两色的肥大的裤子。他们一句话也听不懂,他们是德国人。最后,在仆人喊过话以后,一个穿神甫衣服的人才从很陡的梯子上爬了下来。他这才用拉丁语说话。这里没有通向国王内宫的入口,必须重新骑上马骡,回到森林环绕的宫殿的正面去。

随从人员被留在下边警卫队的屋子里。这里很冷,即使是现在,中午时分,从用原木遮住的小窗户里也只能勉强透进一点光线来。“真是令人开心的散步啊!”福马加利说着把信使潮湿的帽子放在膝盖上。“我们高贵的主教大人会因这次出行而送命的!”

红衣主教——他身体的一侧感到刺痛——在黑乎乎的梯子上慢慢地向上爬着。这座中世纪的城堡宫殿里散发着一股令人不快的气味。廷臣在一侧往上爬,愈爬愈高。显然,西班牙国王坐在屋顶上等我呢,阿夸维瓦想,因为他虽然生气勃勃,穿着紫袍,但从他整个笃信宗教的悟性来看,他仍然是一个愉快的、喜欢交朋结友的孩子。

现在,他们已来到了最上层。起初,他们在露天的、有雉堞的通道里走着。北风呼啸,从这里可以看到满是泥浆的小城的任何一块小地方,而且还可以看到更远的、光秃的、凄凉のカ斯蒂利亚高原。然后,就是一些又矮又长的厅堂。厅堂里简陋地摆着两三个木箱,到处都是穿着天主教

^① 新约中的使者之一,第一个宣布耶稣是救世主(基督)的人。教会传说中称彼得是第一任罗马主教。——译者。

教士长袍或天主教修士衣着的神甫,他们三五成群地闲聊着,无所事事地闲看着。然后是一个呈正方形的房间。房间里住满了佩戴武器的官兵,一位军官铿锵作响地行了一个军礼。在接着的一个房间、一个空无一人的过道里,廷臣让他留下,说是觐见者需先通报。

就在阿夸维瓦头顶的上方,一座挂钟响亮而无回声地报了中午已到。房门打开了。房间里很亮。穿过高大的窗户,淡白色的像石灰一样的光线从左右两边倾泻到腓力国王工作的写字台上。他把文件向旁边一推,用他那大而突出的、特别平静的眼睛直视着来者。来者鞠躬致敬,并按宫廷惯例等待着发话。但是,上面没有说话。因此,他有时间来审视这位人们对之议论纷纷的基督教世界的统治者。

他所看到的形象使他大吃一惊。他甚至也弄清楚了其原因何在。腓力坐着,未戴帽子,不像他众多肖像中任何一幅所画的那样,因此也就很不习惯把他想像成现在这个样子。红衣主教在这里看到:他身上的毛发呈浅色,头发的光泽像丝一般,呈卷束状,胡须稍黑一点,长在表现出高尚精神的一张张嘴的周围。鼻子的形状很温和、漂亮,皮肤白得像瓷器一样透亮,总的印象是娇嫩、雅致。只是沉重的、突出的前额给巨大的整体以某种压抑的感觉。他穿着一身黑色的天鹅绒服装。在这些悲痛的日子里,他连百褶雀屏领也没有佩戴。胸前挂着的带黑宝石的金羊毛勋章发着微弱的亮光。

我自己先说?阿夸维瓦想道,并以一种不愉快的感觉发现,他的脸和手都窘得发烧。他不知所措地瞧了一圈国王的房间,那里几乎没有什么可看的。四壁是戈别林双面挂毯,还有一些笨重而简单的家具。离腓力不远的一侧放着一张小桌子,桌子上有一个小小的带有耶稣受难像的十字架和两个装有圣骨的银棺。

“圣父给我派来了一位年轻的教士,”一个低得勉强可以听见的礼貌的,然而又是十分空洞的声音响起,用的是蹩脚的意大利语,“您说说您的使命吧。”

“陛下,圣父向您致以他的敬意和他的圣徒的祝福。我的使命是向您表达,至圣在接到唐·卡洛斯王子逝世的噩耗时,内心充满了深切的同

情,而且他每天都不懈地为亡人祈祷。”

“这是这位王子极大的荣幸。”一个呆板的声音说道。阿夸维瓦无言以对了。这是他无论如何也预料不到的。尽管在所有信奉基督教的宫殿里,人们都在直截了当地谈论这一动人心魄的悲惨事件,但是国王本人,按一般笃定的看法,是应该说两三句漂亮话来掩盖一切的。因为,他有相当有力的借口。

这位王子生下来就是半疯半癫的残疾人。因为他是半个世界的继承者,所以全世界都知道他成长的每一个过程——从摇篮里开始。全世界都知道他的乳母们因婴儿咬她们的乳房而死去,知道孩子把动物插在铁杆上活活烤死,知道他命令阉割他的近臣,知道他经常怒不可遏、大吵大闹、癫痫发作。即使面对父王,这个近乎野兽的人也不能控制自己。至于说是国王发誓要杀死他,那倒是无所谓的。不过到去年圣诞节,他的计划已开始为人所知了:他要逃跑,要站到以异端分子为首的佛兰德一边去。罗马也以神秘莫测的速度了解到了这个计划,教皇吓坏了,后来才平静下来。王子已在马德里被捕,他死了。阿夸维瓦是因王子之死而来表示深切同情的。

他努力地继续说道:“圣父已恩准作追悼祈祷仪式。仪式定于9月5日在圣彼得大教堂举行。为了对具有如此强大影响的王位继承者表示最大的敬意,至圣将亲自出席这一隆重仪式。我冒昧禀告一句,陛下,至今只有国王们才获得过这种荣耀。”

“只有国王们,”国王重复了一句,忽然改用他满有把握的拉丁语,“我感谢圣父。上帝赋予我以重任:要保持纯洁无瑕的真正的信仰,珍惜公正的裁判与和平,在我短暂的有生之年以后留下完整的委托我管理的国家。一切首先取决于我的继任者的品质。但是,上帝为了惩罚我的罪孽,赐予了唐·卡洛斯王子许多严重缺陷,以致他完全不能管理国家。如果国家由他继承,那么国家将很危险。他没有权力活下去。坐吧!”

最后一句话与前面所说的话用的语调是完全一样的。年轻的红衣主教被这么一席突然的、明快的心里话弄得耳聋目眩。他并没一下子听懂国王的话。

“坐嘛!”国王重复了一句。

房间里只有一张矮矮的无靠背的板凳,阿夸维瓦把它挪近了一点。他坐下时,听到一阵自己绸缎衣服发出的活泼的窸窣声——这多少使他鼓起了一点劲儿来。

“陛下,我听从您的旨意。但是,我不应坐着禀告我的第二项使命。圣父未能亲口把这项使命交给我,但我知道,他的心已从海外把它授予我了。不久之前,上帝也召回了王后陛下,她是一个最优秀、最虔诚、最高尚的人,这……”

“好的,红衣主教。还有什么事吗?”

从客气的声音中,可以听出一种阻拦的意思。国王喜欢这个愉快的、善良的、非常可爱的法兰西人。

“还有点事,陛下。”

“有事?那当然,教皇在本朝廷派有常驻代表嘛。”

阿夸维瓦脸上显现出两团红晕,红得像他穿的法衣的颜色一样。

“常驻罗马教皇使节离开圣父身边已很久了。圣父请求您听完我的陈述,就像直接听他陈述一样。”

“我洗耳恭听,”腓力说。

呼啸而起的阵风把雨点劲洒在窗户玻璃上。两人都凝神倾听着。喧声平静下来后,国王才缓慢而确切地补充道:“圣父知道——这也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我宁愿放弃我的王权,也不愿去危害我现在的教皇和先王、我的父亲和君主曾经管理过的国家。”

“放弃我的王权……”这是独裁君主用拉丁语说的一句话。这句话中的每个字都像有棱有角的石块一样。这不是空洞的漂亮话。有一次,此人曾说过:“如果我儿子是宗教异端,我将亲手给他架好火堆。”他说这话时还没有儿子。这个直率的、严厉的、行动迟缓的灵魂已准备好采取任何极端行动。不是通过罗马教廷——在自己的道路上,上帝的旨意已保佑他得到了政权。西班牙政权和真正的信仰对他来说是一回事。他是负担沉重的上帝的管家,他行使着生杀大权的尘世的王国,只不过是 he 时刻关注的永恒世界门前的一块狭窄的土地而已。在那里,在荒无人烟的锡